十三經義疑

三

士則再倍之是其數之衆也疏乃云盟會立位之序大國之士為上北面前行上九中九下九次國之士為後行上士當大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士中士當次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則位也而非數矣且士之為介若特行可空國而出于詳見余禮記疑數各居其上之三條

廉辨

鄭註辨辨然不疑惑也蓋可取不可取既有分辨矣推

烝享猶自夏焉蓋周雖建子仍以夏令為善矣孔子曰行夏之時夫豈臆說歟

稍食

宮正均其稍食註云祿廩不釋稍字之義參觀稍事稍禮稍秣稍餼稍地則稍食也若稍給與出物有漸之謂歟疏引月俸為証蓋古者稍稍給與月給為祿皆月別給之不併給

惟王不會

周禮屢言惟王不會優尊也然亦惟膳飲裘服弓弩矢

之耳齊昌當尊魯哉馬昭難王肅引君洗玉爵獻卿然此獻字對酢為義天地祖宗臨之雖天子亦當自貶以合萬國之歡心與饋獻之獻不同

不云五十言十五者亦誤

愚按貸布重二十五銖直貸錢二十五大泉輕於貸布則直十五貸泉宜也安得反貴於貸布而直五十乎及閱禮弓孔疏引鄭云貸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右文曰貸

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貸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貸泉貸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貸左曰泉直一也鄭君曰所覩見言之甚詳而孔氏亦不以為非然則誤在貲不在鄭矣

以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禽獻按膳夫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惟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註云禽獻加世子可以會之今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而云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亦在所

諸侯同下大夫雖四命出封加一等為子男亦非公國之孤可比也

一曰散利

玩散字是散財發粟以周之不復徵還與卿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同平常歲時猶周艱阨矧荒年乎若旅師春頒秋斂另是一法

論語註云六尺謂年十五

卿大夫職六尺言稍長而可征論語六尺言其幼以為

長力可使也以為幼識不足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
皆征之
地官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
者國中至征之註云國中城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
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
禮書則云國近而役多故晚征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
征晚舍欲使勞逸輕重均而已陳鄭之說通蓋鄭註役

少役多以人言陳用之則以事言役之人少則一人兼
役數事而勞甚矣非十五及六十有五所能勝鄭氏載
師註云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役多亦謂役事多也

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

六牲分屬五行故五官各主之司徒主牛有牛人司馬
主羊有羊人司寇主犬有犬人冬官缺無豕人而言豕
人者推牛人之類而知之也又宗伯主雞有雞人大司
馬喪祭奉詔馬牲啓於之等二字中該之矣

為道本絶殊彼云失道而後德何嘗以德為道本乎

義哀而聘行玉帛

此河上公註老子失義而後禮句也禮之為禮不止聘行玉帛老氏以禮為僞故極言禮不如義義不如仁仁不如德下德不如上德德不如道可道之道不如常道周禮一書與老子相反就老子看来文武成康正是先義而後禮者也曾子問篇老聃石梁謂非作五千言者信夫

報讐者非一人安能人人而與之琰圭即與之琰圭安能制彊弗友之人哉

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此辱字乃辱之大者若止失口失色如何可殺殺之何可言義哉

奔者不禁

鄭註坊記云有幣者必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蓋據媒氏奔者不禁而言媒幣俱

不容缺但女年踰二十夫家或不能備禮恐為強暴所
汚不得已而出於奔又值上之人令會男女不禁以祛
怨曠可也非是時則禁此義惟可與權者知之

三日而舉之

註謂沒入官浩竊疑之夫民得遺物貨使置於貨之肆
馬使置於馬之肆則失主求之易何其公也三日莫認
而沒入官不亦私乎以公律人而不克以公律已欲民
之服也難矣揆之情理當是聽拾得者取之耳秋官朝

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此却甚公蓋俘獲之物本屬國事公其大而私其小於人情事理為宜亦委於朝十日者恐其託言俘獲而不實也

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

愚按廛布是邸舍之稅蓋廛是官之邸舍乃官所造而人置貨物於其中故有稅非征其貨也故曰廛而不征若以廛布為征則廛即征矣而字轉不得

云不征者非周法
按司市凶荒札喪則市無征是不征亦周法也孟子蓋
覩當時之困故直云不征以勸人君恰合周文公制禮
之意吾知周禮一經惟孟子能行之矣

以國服為之息

國服為國服役耳以是為息資其力不虧其財也當視
貸之多少而差等焉不然民貧而貸之而必索其子金
貸之遠以害之矣以上臨下胥吏為奸民復奢於用而

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礽樂章蓋貍首者樂會時也詩云御於君所以燕以射非樂會時歟貍首射首不朝者也詩云小大莫處非射首不朝者歟吕氏引原壤所歌然其詞褻亦足以為射節歟

則磬無不編

疑亦有特磬蓋磬不言編者編不編皆教之

笙短龜長主於長者

疏云龜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知本易知七八九

毀當放此

魯公伯禽之時則三軍

按上文云此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魯是侯爵僖公之時其實二軍夫伯禽始封侯僖特因之謂始封時獨有三軍寧不自相矛盾

又按孟子則以公侯均為大國故云皆方百里公羊其餘大國稱侯何休註云大國謂百里也若然伯禽有三軍僖公時亦當有魯頌公徒三萬之言為不誣也春秋

襄公十有一年作三軍未必前無三軍也特以出於武子之私非復舊制故曰作玩傳自明

一軍則二府六史

疏云不言府二人史六人而逆言其數者欲見所置非常以鑒竊疑二府六史因上一軍為文取便耳此特句法變化何關倒文見義耶

軍事主嚴雖卑得同號

序官家司馬疏云司馬主軍事嚴凝為主須辨尊卑故

四月當作六月按春秋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曰非常也惟正去聲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云非常者禮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伐鼓於朝以自責不鼓於朝而鼓於社非常矣且天災有幣無牲不用幣而用牲又非常矣非謂不合擊鼓也又按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平子云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而太史曰在此

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蓋周季夏六月當夏后氏孟夏四月於卦上下皆乾所謂正陽月也而陰即侵陽正月繁霜詩人所為憂傷也日食天變之大者夏書曰辰弗集於房瞽奏鼓而四月純陽陰氣未作其災尤重非不合擊鼓特不合鼓於社且用牲耳乃祝請幣用於社以求救於上公而平子卒不從故昭子知其有異志而譏其不君君也

七尺以上為騄

爾雅騋牝驪牡玄駒褭驂騵郭璞註曰詩云騋牝三千玄駒小馬別名褭驂耳鄭氏引以證庾人其句讀異是以牝驪及牡玄皆屬騋駒與褭驂於騋無當連引之耳

二男五女三男二女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或男少女多或女少男多按鴻列子曰土地各以其類生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按呂刑本無詳字下經告爾祥刑蔡傳云刑凶器也而

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於中其祥莫大焉今鄭書作詳則是詳審之義與祥不同

束矢鈞金

齊語曰桓公曰齊國寡甲兵若之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求位切）盾一戟小罪讁以金贖以半鈞金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分宥閒罪（刑之疑者）索訟者三禁其辭而辭定不可易獄求訟者之情禁之三日使審其實其訟之坐將成使入一束十二矢不入則曲曲則伏兩造皆入乃聽之

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欘甲兵大足

大司寇束矢鈞金何乃與管子之術相似耶何休謂周禮戰國陰謀之書以此然非公本心敬仲竊其說耳竊其說而行蓋罪當而人服也其才視後人竊周禮之形似者固勝十籌

一束十二矢本韋昭註鄭氏註周禮則云束矢百箇毛氏釋詩則云五十矢曰束

賈疏云禁民獄訟不使虛誣之事言禁者謂令先入束矢不實則是自伏不直是禁民省事

必五刑皆贖也呂司寇特託此欽財以中穆王之欲耳
大辟皆贖則富者皆得殺人故致耄荒之譏雖然較之
貪而且酷者則固有間也夫

掌戮

曲禮云刑人不在君側公羊云近刑人輕死之道也而
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圊蓋曲禮公羊言其
常而盛朝則人皆向化不必拘拘耳

以焚石投之

非謂梓榎為一而云然也

按爾雅釋木郭景純註楸山櫄云今之山楸註椅梓云即楸朱子云梓楸之踈理白色而生子者齊民要術云梓名角楸又名子楸朱子又云櫄梓也是梓櫄為一也故鄭云梓榎屬

假令輻近轂處圍六寸也

語意似未足按經云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疑六寸也下缺則近牙之骹圍四寸一句

不止尺二寸故以粢栗為加於案疏因云案十有二枚案案有粢栗故粢栗十二列然上經言寸者屬笑而此獨改寸為枚乎若依先鄭玉案則如下經璋邸射素功以致稍餘義亦可通此王后法有玉案以致粢栗諸侯夫人勞賓則無之且止二笾九純五之差

簋法圖今此竹簋方為之者此或粢栗與黍稷異也

按舍人註方曰簠圓曰簋而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原係簠字註云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然則玉人註引彼作簋字蓋誤耳賈氏何必曲為之說歟

庾本有二法

經陶人庾實二觳豆實三觳則二斗四升為庾一法也疏引小爾雅聘禮記左傳註則皆十六斗為庾又一法也

惟若寧侯

玉藻凡燕食婦人不徹集註弱不勝事也故舅辭之令宰徹知有宰者記云舅答拜宰徹姑不辭者婦將餕其饌不必辭易醬有司易姑饌之醬也古人用指呥子合反醬故易

叅義訓辭為言蓋醬為饌本舅命易之故燕禮公自設云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

果爾則下經擯者對曰某某非敢為儀也何義

先坐右而說左賓當先坐左而說右主在東先說左賓在西先說右故得相向若主先坐左則說右矣賓先坐右則說左矣相向云乎哉

公命長

命長謂使選年長者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蓋下大夫中之長者歟卿則尊小臣不敢使士則卑不敢使之媵爵於公也下經云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又二大夫中之長者歟故云一

敢稱大也史記謂魯以孔子為大司寇而綱鑑因之若然豈魯有六卿如天子耶又按杜洩對季孫曰孟孫為司空則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亦小司空耳

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

因奉君命問卿而奉幣面是已君與彼相交若入門左則似以已交彼故不敢前朝服問卿時入門左可知夫私事自關東外臣之禮也敵賓非降等以奉聘而私面故雖敵賓謙若降等然變於問卿也賓北面授幣亦

主母也而書弒乎余曰大易扶陽抑陰春秋日食必書
喪服為母輕於為父長子為祖禰正體因母不降況慈
母乎凡長子皆然況為君者乎馮氏所撫李夫人之子
其為君非大無道者母以淫亂而不相容得罪於宗廟
社稷多矣春秋之義絕不為親朱子正其名曰主繼其
罪曰弒知此義而北雞可以無晨敬笥可以無剌君臣
父子夫婦之位定而天下平矣

出妻之子為母云云

者一經之體例皆然不及無服此言為出母無服者舊傳蓋因親者屬一語似為父後者亦然故別言之非經也末二句又是子夏釋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之義註疏連之不得譏其誤

子幼謂年十五以下

疏引論語六尺之孤鄭亦云十五以下是以十五為幼也又引周禮野自六尺皆征之而云六尺謂年十五則不以十五為幼矣彼謂子幼據十四至年一歲見子十

賓以燔從
下主婦亦拜賓註云賓女賓也則此主婦獻尸賓以燔
從亦女賓可知
必使異姓
男尸女尸蓋以夫婦二人為尸之故疏云孫與祖為尸孫
婦還與夫之祖姑為尸（姑當作母）若使同姓則與男尸為姊
妹無別矣
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

君使人歸之矣奈何引史記以証大夫以下使人歸俎耶與前文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亦背

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竊疑賤者二字當刪蓋刑者之髮剔之以歛怨可乎哉賈疏引衛莊公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髮辱及不辜遂至殺身正可為恣意凌人者戒鄭註謂古者或然亦屬疑而未定之辭